书　　名： 青春风暴

编　　著： 蒋晓军

出 版 社：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书　　号：ISBN 7-5039-2052-1

版权所有：烨子工作室

类　　别：青春小说

出版时间：2004-05-26

字　　数：20 万字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青春小说,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用心读完书中的每一章每一页每一行每个字，就一定会被这本书所感动所震悟……

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青春小说

它激情如火

周子凯走到窗前,望着那波光滟滟的湖面突然神情变得激动不已：“三年了，为了今天我整整等了三年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要等这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要证明我了不起，我只是想告诉别人，我亲手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它内涵深刻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改革之难，难到了连搬动一个火炉也要流血，而且流了血也不见得就能搬得动的地步……有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毛主席还在就好了，只要他老人家出来说一句话，就能把许多颠倒的东西再重新颠倒过来。”

它震憾人心

“……我不相信这世界就变的这样子混乱啊！!! 人就跟动物一样的，一到发情期，赶紧交配，管你是谁，见了就上！朋友，那是动物,我们是人啊，我们能那么干吗？人总得越活越有长进，越活越有思想…….可现在有些人越活越低级，越活越无耻,恨不得能和原始动物等同。拿什么来教育青少年？！有的人在那儿盲目地鼓吹下三滥的理论，哦性成熟了嘛,有了性冲动嘛,就要满足嘛,狠狠扇他二个大嘴巴子!”

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用心读完书中的每一章每一页每一行每个字，就一定会被这本书所感动所震悟……

青春风暴

蒋晓军

第一章 “师太”出山

1

二中可以算是 N 市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了，据说还没辛亥革命时就已经有它了。

学校本来除了历史悠久这块招牌外似乎再也找不出其它能胜人一筹的东西来了，可自从后来莫明其妙出了个院士后，学校的名气便立时如未婚先孕少女的肚子一样不可阻挡地膨大起来了。熟谙“追涨杀跌”之理的家长们，都争先恐后哭着喊着不惜一切代价地把孩子往那里塞，似乎那学校是一台专门生产大人物的机器，一不留神就能造出个院士博士之类的玩意儿。

学校领导考虑到群众强烈的呼声及腰间鼓鼓的荷包，审时度势决定再增开一个班。于是乎，高一“五班”便成了那些借读生、特长生、自费生的集中营了。同时为了避免班里优差生的比例失调，校领导决定再从其它四班各抽出五六个没什么家庭背景的尖子生塞进五班，就这样一盆“五颜六色”的大拼盘诞生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学生的问题刚搞定，谁来当这个班主任却成了一个让高校长挠头的大问题。按常理，在二中这个市重点中学当班主任应该是个抢都抢不到的好差事，可这次却没有一个老师敢挺身而出接过来，仿佛这“五班”得了非典似的，老师们连上课都懒得去，更别提去当班主任了。这下校长可真急了，把过去那些曾积极要求当班主任的老师一个个叫到校长室，进行个别谈话。虽然校长施展出舌战群儒的本事，对老师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无奈那些“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皆是铁石心肠之辈，任你说得嘴巴长茧也丝毫不为所动，个个摆出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来。

就这样开学都快二星期了，其它各班都有了班主任，唯独五班还是光棍一条。这下家长们可火了，三天二头朝校长室里打电话，电话差点给打爆。更有甚者，声称如不在一周内解决问题，便要告到教委去。这下可把那位被全校师生公认为历任校领导中最保守、最陈腐、最低能和最缺乏个人魅力的高校长吓出了一身冷汗，事情已经到了拖不下去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校长当机立断马上开了一个全体教师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高校长先是说了一通老生常谈的东西外，又要求众人从“讲政治”的高度来看待这件事。

老校长呷了一口茶，唾沫飞溅地讲着，宏亮的声音在每个人的鼓膜里反复震荡着：“有人说，去五班当班主任就跟当年江姐进了渣滓洞一样，不死也要脱层皮。这种思想很不健康，很不对头啊。同志们，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默默奉献的蜡烛，我们是辛勤浇灌的园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干教育的还能挑肥拣瘦？见困难就躲见荣誉就上，一点为教育献身的精神也没有，这种人还配当教师吗？”

高校长在主席台上声色俱厉地说着，台下的人都麻木不仁地听着，

校长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经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凡主动要求到五班当班主任的，给予长一级工资，在同等条件下评职称优先考虑的待遇。”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话音未落，台下便开始交头接耳起来了。

这下校长心里乐开了花，期盼着这时底下有人能主动站出来毛遂自荐。但是恰恰相反，台下一阵短暂的骚动后，便又成了一潭掀不起半点波澜的死水了。老校长心想，可能是有人不好意思当着众人的面站出来吧，便决定要求当班主任的老师散会后再进行个别谈话。

会散了已经好几天了，到校长室的老师还真不少，但都不是为了这事来的。高校长不禁黯然神伤道：“唉，如今的人呀，怎么连物质刺激也不行了呢？”高校长正坐着为这事伤脑筋呢，这时二班的班主任陈爱国敲门走了进来。校长一见她进来，就仿佛见了救星似的，竟很少有地站起来迎上去握着她的手异常激动地说：“老陈啊，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来的，这个时候你不来帮我谁来帮我呢。五班这个担子可不轻哟，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有能力担起来的！”

陈爱国一愣，连忙摆手：“不不，校长，我想您是误会了。我不是为这事来的，我是来办内退手续的！”

校长的脸顿时冷了下来，松开手慢条斯理地说：“老陈，我没听错吧，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要内退？……你怎么可以这么早就退了呢，这简直就是对人才的一种浪费嘛，我看像你这样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老黄牛完全有能力再多干几年嘛……五班可是块唐僧肉,谁都想抢,好多人都到我这儿哭着喊着要去五班,我愣是没同意。其实我早就想好了，这个班主任非你莫属，舍你其谁啊！”

“您太高看我了。我，我行吗？”陈爱国心中叫苦不迭。

“行，当然行了。你不行谁行？我想像你这样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肯定是有思想有觉悟的，关键时刻肯定能豁出去冲在最前头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就全靠你了！五班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校.....校长.....我”陈爱国有苦难言。

“呵呵，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吧。听说你儿子也快大学毕业了，只要你接好了这个班，你儿子工作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怎么样？”

校长不愧为校长，一语就击中了陈爱国的软肋。为了儿子找工作的事，陈爱国求爷爷告奶奶 跑了多少衙门 看了多少眼色 受了多少气 吃了多少苦啊，可还是没能给解决。如今校长当面自己的面打了包票，前面就是火炕也只好闭着眼睛朝前跳了。

“行，校长有你这句话垫底就行。我也没啥说的，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虽千万人吾往矣。”陈爱国咬了咬嘴唇说着。

高校长拍了拍陈爱国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唉，真是‘家贫思孝子,国乱想忠臣’啊！老陈，不要怕，放开胆量好好干，将来还有更重的担子要你来扛呐！”

陈爱国听后不禁有点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了。其实她哪知道校长的阴险用心啊。

原来陈爱国为人心直口快，经常爱在会议上“放炮”，有时还敢当面顶撞领导，唱对台戏，好几次都搞得领导下不了台，校长早就看她不顺眼了。这次正好五班缺个班主任，正好调她去“以毒攻毒”。其实高校长早就算好了，让她去带五班，带好了，显得自己慧眼识珠；带不好，说明她庸碌无能，到时再让她走人，也容易多了。 这招“一石二鸟”之计跟当年蒋介石利用杂牌军打红军的道理如出一辙，够狠的。

陈爱国即将出任五班班主任的消息首先在老师们中间流传开了，连中午吃饭时都成了“灵魂工程师”们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

“嗨，老胡，你知道吗，老陈要到五班去了。”

“老陈？咱校有好几个老陈呐，你说的是哪个老陈？”

“咳，还有谁，就是那个学生们背地里叫‘灭绝师太’的那个陈爱国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哦，就是那个上次因为学生没交作业就打学生耳光的陈爱国啊……听说那班特野，特散，特乱，是个有名的‘霸王班’，可不好管了。可谁让她平常老是跟领导唱反调呢，关键时刻校长不让她堵枪眼让谁去啊？”

“这下太平了，牺牲她一人，幸福全校人。以后校长再也不会来折腾咱们了。”

“你别高兴的太早。五班那帮人可不好带呢，我看她压不住，干不了多久就得下马，到时还得再派人去舍身炸碉堡。”

大家正聊着热乎呢，陈爱国端着饭盒进来了。

“老陈，怎么来这么晚啊，过来一块儿吃吧。”老胡招呼着。

陈爱国打完饭唉声叹气地坐了下来。

“老陈，听说你快要到五班去当班主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好像别人欠了你钱不还似的。”

“就是就是，我们都在替你高兴呢。”

“高兴？我现在哭都来不及呢，刚出狼巢又入虎穴……唉，其实我根本不想去趟这汤混水，可高老头好说歹说非要我去，我也实在是没办法。”

老胡一听就来气了：“哼,我胡汉山活了大半辈子了，什么没见过？现在的领导都这德性。他拿你没办法，就给你一顶乌纱帽；他要能吃掉你，连骨头都要嚼成渣！……老子当年就因为说了几句实话，他就一直找茬给我小鞋穿，我已经忍了他很久了。要把老子逼急了，我胡汉山……”

这时旁边的老丁用肘捅了他一下，胡汉山这才嘟嘟囔囔地闭上了嘴。

陈爱国摇摇头，继续说着：“唉,我可比不了你们啊。校长、家长、学生哪个我都惹不起，我现在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个都不行。可为了儿子再难也得踩，没法子啊。”

老丁夹了个荷包蛋给她：“老陈想开点吧，不入虎穴焉得虎仔嘛~来，吃个荷包蛋，这餐饭就算我们给你饯行了。”

人倒霉时确实喝凉水都塞牙。陈爱国举起筷子才吃了一口谁知竟噎着了，吐吐不出吞吞不进憋得满脸青紫喘不过气来，大家手慌脚乱地又是捶背又是灌汤，弄了半天陈爱国才总算缓了过来……

2

操场上，四班和五班二拨男生正光着膀子在打一场篮球对抗赛，旁边还有几

个女生在呐喊助威。

“葛小大，快把球传给周子凯。”

“铁鹰，愣着干嘛快抢篮板啊！”

“啊呀，这个葛小大怎么搞的，怎么把球传到四班那边去了啊。”

“周子凯，没时间了，快跳起来投三分啊。”

比赛终于结束了， 五班的三员大将汗流浃背地坐着，班花米雪儿拿着矿泉水过来：“来，勇士们，每人一瓶‘娃哈哈’犒劳犒劳你们。”

“雪儿，怎么样我们刚才表现的很英勇吧。”

“还可以吧，不过刚才你们赢得可真是太惊险了，就差一分啊。”

“当然险了，他们五个打我们三个，刚才要不是关键时刻老大出手投中了那个三分球，他奶奶的我们还真要输给那几个龟孙子了。”铁鹰拍了拍周子凯的肩膀，“多亏你了老大，不然可真是悬了。”

“呵呵 ，沧海横流，方才显我英雄本色嘛！”

这时一个叫寿小梅的胖女生说：“嗨，告诉你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明天咱班就要来新班主任了。”

“真的？知道是谁吗？ ”

“不知道，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不过消息绝对可靠。”

葛小大双手合十默念着：“老天有眼啊，一定要来个漂亮点的，上课时看着也舒心啊。”

铁鹰也开始祈祷：“拜托上帝千万别派个‘恐龙’来啊，不然我白天上课打瞌睡，晚上打完 CS 又失眠，这样折腾几年我小命就彻底玩完了。”

周子凯把一元硬币抛向空中，口中念念有词道：“天灵灵地灵灵，正面朝上来帅哥，背面朝上来靓妹，如果立起来就是他妈的老太婆。”

硬币落在地上转了几个圈后划了一个很大的弧线，滚到墙角边上正好斜立住了……

第二章 “猫鼠”大战

1

第二天一早，班里要来班主任的消息就已传得沸沸扬扬了，大家都在私底下叽叽喳喳地猜测着谁会是新一任的掌门人。

上课铃没响多久，就有人风风火火地进了教室。周子凯乜了一眼，这人看上去约摸也快五十岁了，一头齐耳短发，戴着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外加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模样酷似当年的“第一夫人”江青。

底下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了：“唉，搞了半天，原来是个老太婆呀。”

“真没劲儿，怎么来了个更年期的，年轻点的都死光了？”

新来的班主任刚站上讲台，二话不说便操起一支粉笔就在黑板角落上从上至下“唰唰唰”龙飞凤舞地写了三行大字：“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学生一切 为了一切学生”。

大家还没回过神来，她便侃侃而谈起来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爱国，有些同学可能认识我，我原来是二班的班主任。这次校领导决定调我到你们班当班主任，我表示坚决服从，这是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信任。你们这一代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你们学习的好坏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命运，我深感担子重、责任大，深感自己的经验、经历、知识和能力还不相适应。我决心勤奋学习，提高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在新班主任的虎视鹰瞵之下，底下不得不响起了几声有气无力的掌声。

陈爱国似乎很满意能听到这象征性的掌声，只见她学着伟人的样子向下压了压手，扯开嗓门说：“我没来你们班之前，我就听说你们班是一个‘班风差、纪律差、成绩差’的‘三差班’，虽然你们班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但我相信班里的主流还是好的嘛，主要就是个别几个人在捣蛋……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就不能管啊，还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告诉你们，这老虎屁股呀我以后不但要摸，而且还要经常摸，反复摸，摸到他们没脾气为止……只要大家配合我，我就相信能压住这股歪风邪气，把咱班的成绩带到年级组前三名。”这次底下的掌声似乎真挚而又热烈了些。

下课后葛小大有些哈色类①，对周子凯说：“老大，这下糟了，这老太婆要摸咱们的屁股，要拿咱们开刀了。”

铁鹰插话道：“她明显是冲咱们来的。只要她不怕被虎咬，就让她来摸吧，咱们

不怕。”

周子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学着《沙家浜》里刁德一的腔调唱道：“ 这个女人呐～～不寻常！”

葛小大急扯白脸地说：“ 老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唱戏啊，现在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刀都已经快架到脖子上了，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对，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伐之！”铁鹰也附和着。

周子凯缓步走到讲台前，稍加思索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 唰唰唰 ”加了几个字，然后把粉笔一甩颇潇洒地走了出去。大伙儿连忙凑近一看，原来的三行大字被改成了“ 一切为了学生的钱 为了学生一切的钱　为了一切学生的钱 ”

大家看了半晌，异口同声吐出二个字：“ 精辟！”

2

每天的早自习其它班里都是琅琅的读书声，唯有五班总是乱哄哄的一片。女生们不是聊天看书就是听音乐侃绯闻，男生则不是打牌睡觉就是掰腕子玩弹球，有说有笑有玩有唱那情景比早市时的农贸市场还要热闹多呢。

这时一个叫叶冰的女生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说：“ 大家不要吵了，班主任马上就要来了，看见这样子对我们五班会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

叶冰这么一说，还真没人敢再说话了。

正聊得兴起的周子凯瞟了叶冰一眼，不无讥讽地说：“ 你是从哪块石头上嘣出来的？管这么宽？ ”

大家顿时哄然大笑。

“ 大家别听她的，有咱在不用怕。”周子凯得意地朝葛小大打了个响指，“ 小大，去 SEE 一下老太婆来了没有。”

“ 好嘞。”葛小大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后，把一只眼紧贴在门上的猫眼洞上，朝外张望着。五班跟其它班不一样，正好是位于走廊的尽头，所以只要一有人上来就可以一目了然。大家见有人为自己站岗放哨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大家正谈得兴起，突然葛小大转过身，双手贴在嘴边成喇叭状，压低嗓门喊：“ alarm!alarm!有情况，狼来了！”

这一喊还真灵，教室里立马就静了下来。

没过几秒钟，那道不太结实的班门就被“灭绝师太”——陈爱国猛地一脚给踹开了。

“哇靠，真跩啊！”周子凯抬头瞅了一眼。

“师太”一脸怒容地走到讲台，把手里那厚厚一摞的试卷狠狠地甩在讲台上，那样子仿佛要把卷子摔死才肯罢休。

“一塌糊涂，你们这个班和这次考试的成绩一样，都是差得一塌胡涂。”陈爱国提高嗓门大叫，“全班一共才 51 人，不及格的倒有 37 人，80 分以上的才 4 人。你们可真有能耐啊，这样的成绩亏你们也能考得出手。还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呢，说出去你们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看看人家二班，也是我上的课，他们为什么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好？你们自己说呀。二个班都是我教的，为什么他们成绩是名列前茅，你们却是倒数第一？”

周子凯接口道：“这还用问？都是一个爹妈生的，为什么武松那么的威武挺拔，武大郎却是三寸丁谷树皮？”

“我知道，因为奶没吃足！”葛小大幽默地补了一句。

话音刚落，每个人的脑中都浮出一个武大郎吃奶的镜头，顿时教室里人人笑得前仰后合，连气都透不过来。

“我的妈欸，真笑死人了。”铁鹰笑得捂起了肚子。周子凯笑着笑着都笑出泪来，猛捶桌子可还是止不住笑。连平时难见一笑的“冰美人”叶冰刚开始紧咬双唇想憋住不笑出声来，但越忍越忍不住到最后还是“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笑什么笑？不好好读书，还要狡辩！我教了几十年的书，还从来没看到过你们这样厚脸皮的学生，拿肉麻当有趣，真是无耻至极！”陈爱国拍着桌子忿忿地说，“你们不是很喜欢看足球吗？看看人家米卢是怎样说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中国队为什么能进世界杯，人家是什么态度，再看看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平时作业东抄西看，手利索的比打印机还快；考试时东张西望，脖子伸得比长颈鹿还长。你们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知不知道？还笑，总有一天会让你们哭个够的……”

葛小大看了看腕上的飞亚达，咕囔着：“又开始没完没了了，一刻钟过去了。”

“师太”啰哩八嗦大半天后才言归正传：“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这是一篇很优美的散文。现在我请几位同学先把课文朗诵一遍。想朗诵的同学请举手示意我。”众人唯恐此殊荣落到自己身上，皆学鸵鸟把头深埋进

课本中去了。

“这么美的散文，你们班竟然没人愿领读？”“师太”阴沉着脸指着一个胖得像肉球似的女孩儿问，“你叫什么名字？”

“寿，寿小梅。”女孩儿战战兢兢地答着。

“哦，你就那个全校借读费出得最高的寿小梅啊，那就你来读第一段吧。”

“我，我，我不行。”

“什么行不行的。我说你行你就行，别罗嗦，快念！”

寿小梅没想到“灭绝老尼”竟会如此垂青自己，只得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硬着头皮结结巴巴地念了第一段。寿小梅本来就不擅长朗诵，再加上心里紧张，短短的几句话竟念错了好几个字，惹得“灭绝老尼”一个劲儿摇头。

葛小大转过脸讥笑着，一颗颗粉笔头如炮弹般准确无误地在葛小大的脑袋上落地开花了。那姿势那速度一看就知道没有十几年的功力是练不成的，吓得葛小大连忙把头转了过去。

陈爱国走到第三排，一个长得十分清秀可人的女生举手示意：“老师，我想朗诵。”

“师太”满意地点了点头：“嗯，很好。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叶冰，叶子的叶，冰雪的冰。”

“咦，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挺面熟的。”

“我原来在一班，是语文课代表。”

“哦，那你念吧。”“师太”略带一丝憾意地转过脸来对同学们说着，“叶冰同学朗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仔细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叶冰酝酿一下感情，银铃般的声音响彻全班：“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时陈爱国发现后排有一个正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的男生，便走过去用自己那修长的“一阳指”用力戳了戳，也许是“师太”的功力尚浅吧，连戳几次竟未能将其戳醒，于是忿忿地问同桌：“他叫什么名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报告老师，他叫铁鹰，咱班的体育特长生。”

“师太”揪了揪铁鹰的耳朵，又狠力地推了推，可惜皆无反应。

“体育特长生？”“师太”嘲讽道，“我看他不像是体育特长生，倒像是睡觉特长生。睡起来像猪似的拉都拉不起来。”

女生们听后都捂着嘴窃笑起来了。

陈爱国正准备去拿教鞭打醒他，一转身却正好看到有人在偷偷地看漫画，于是悄悄绕到其身后大喝一声：“葛小大！”

这叫声可真突然，像鸡打鸣一样。葛小大不防，被吓得够呛：“老，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师太”一脸鄙夷的样子：“你就是那个什么自费进来的包工头儿子吧，全校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

她随手摸了摸葛小大的脖子，阴阳怪气地说：“有的老师说你的脖子会七十二变，上课时是乌龟脖子老缩在衣领里——只进不出；考试时就变成了甲鱼的脖子——只出不进。依我看也挺平常的嘛，跟别人也没什么不同的地方啊。”

“报告老师，我这是真人不露相，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少贫嘴，你来念下一段。”

“老师，我读不了这个。这玩意儿酸得我牙都快掉了！”

陈爱国狠狠瞪了他一眼，没有再理会他,而是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讲着：“刚才叶冰同学念得很好,很有感情。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作者朱自清。朱自清原名朱自华，1917 年报考北大本科，为了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灰心、保持清白，便取《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严”中“自清”二字，改名“朱自清”。1925 年 8 月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你们现在学的这篇烩炙人口的《荷塘月色》就是他在 1927 年写的……朱自清教授一生光明磊落是个很有骨气的人，48 年的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重了，但他宁死也不吃美国人的救济粮！大家想想，这是一种多么崇高又而伟大的牺牲精神呀！”

“有粮不吃，那不成白痴了？”有人低声自言自语道。

如此微弱的动静自然也没能逃过“师太”的双耳，“灭绝师太”怒目圆瞪道：“第四排穿蓝衬衫的那个人，你给我站起来！！！”

那人迫于“师太”淫威只得乖乖地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周子凯。”

“你说话的时候举手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举手？”

“习惯了。”

“你把刚才说的话再当场重复一遍！”一方咄咄逼人。

“没，没说什么呀？”一方以退为进。

“没说什么？你以为我这对耳朵是摆设呀？”“师太”施压道，“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你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我真没说什么。”周子凯以为“师太”是在吓唬自己，还幻想着能滑过去。

“灭绝师太”实在忍无可忍，声色俱厉道：“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说，你刚才说谁是白痴？”

周子凯慌忙摆手解释：“您可千万别误会，我可没说你是白痴啊！”

“哈哈哈。”全班顿时哄然大笑起来。

“那你说谁？”

周子凯哭丧着脸，吞吞吐吐地答：“朱，朱自清。他有粮不吃，宁肯饿死，这不是白痴么？要是我的话吃美国人的粮照样骂美国人的娘，这样气也出了命也有了，不是两全齐美嘛！”

“师太”被气得浑身乱颤：“你，你，你这个混帐学生，竟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你你你，你给我站到黑板上面去！！”

“站到黑板上面去？”周子凯挠了挠头，“老师，这难度也太大了点吧，我一站上去肯定得掉下来呀。”

全班暴笑。

陈爱国拿起教鞭狠狠地朝讲台上打了几下，气急败坏道：“枪毙，枪毙！”

这下满座寂然，无敢哗者了。谁知接下来“师太”却并没有什么过激行动。后来大家才回过味来，原来陈爱国情急之下，用浓重的当地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强辩！”。

“周子凯，鉴于你今天在课堂上的不良表现，我罚你抄课文二十遍，下午三点前

交上来！”

接着陈爱国环视众人，用一种异常冷峻的语调说着：“我劝你们不要误判形势。你们不要忘了，我既然有本事在这儿给你们上课，我也就有本事让你们随时随地从这个学校下课！在我的地盘里你们就得听我的！”

下课后，米雪儿对周子凯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灭绝老尼’是个睚眦必报言而无信的人，要你不要去招惹她，可你就是不听偏要逞强。现在可好，你惹恼了她还能有好果子吃？”

寿小梅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这‘灭绝师太’果然名不虚传，抄二十遍呐，非把手抄断不可。”

周子凯却是一副不屑的神情：“她以为这样就能治得了我了？真是笑话，也不到外面打听打听我是谁。我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江湖朋友遍天下！这点芝麻小事，随便找个人就能把它摆平了。小大、铁鹰，现在是你们两肋插刀的时候了，帮我抄几遍吧。”

葛小大推脱道：“老大，真不巧这几天我的关节炎犯了写不了字，实在是爱莫能助呀！”

铁鹰也急着表态：“本来这事兄弟我是义不容辞的。可偏偏我这人见字就晕，恐怕也帮不了你了！”

叶冰冷嘲热讽：“周子凯，你的这几个铁哥们关键时候真可够‘铁’的啊。”

“嘿，没关系，没了张屠夫还吃带毛猪啊，这世上只要有钱没有办不到的事！”

周子凯从皮夹里掏出四张老人头高声叫嚷，“抄一遍给二十，抄十遍给二百，想赚外快的赶快举手，数量有限，额满为止，欲抄从速！”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话音未落，周围立刻有十几只手“唰”地一下“拔地而起”了。周子凯挑了几个眼疾手快的，十分钟内就把二十遍全部搞定了。

下午三点，周子凯准时来到办公室毕恭毕敬地把抄好的二十遍课文呈上。

陈爱国接过一看，冷笑一声：“周子凯呀周子凯，你可真有能耐啊，一个人竟能写出四五种不同的笔迹来。”

周子凯心里咯噔一下暗叫坏了，把这茬给忘了。但他仍嘴硬：“报告老师，我从

小就有模仿别人笔迹的习惯，刚才一不留神就写了出来。”

“好，很好。那你今天就在办公室，当着我的面再来一次，让我也长长见识。”说完陈爱国就拿出一叠纸放在了他面前，“写吧，不要把你的才华给埋没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给你去申请吉尼斯纪录。”

周子凯哭笑不得，弄得自己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最后只得承认自己是找了“枪手”代抄的。出人意料的是陈爱国并没有为难他，而是和颜悦色地跟他讲了一番如何做人的大道理后就放他回去了。

3

以后的日子里陈爱国倒也没像大家想像中的那么凶神恶煞，上课虽然很严厉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尽心尽责的。周子凯那仨也明白她不好惹，所以也收敛了很多。大家都面和心不和地凑合过着。

时光如白驹过隙般匆匆而过，一转眼一学期快结束了，其它班都文理分了科，唯独五班还是没有丝毫动静。学校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性的做法，激起了五班全体同学的强烈不满，集体罢课以示抗议。陈爱国也深感没有面子，也跑到校长处据理力争着，但校长态度甚为强硬，大声叫嚷道：“我要对全体师生负责，我要对学校的升学率负责。你那个烂班只要一分科，学生一分流，学校的升学率就彻底完了，你知道吗你……你不要再说了，你现在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主张！”

“校长，有话好好说嘛。我倒没什么，这件事要是让教委知道的话，恐怕会对你不利啊。”

校长拍案而起，脸通红大吼：“你敢威胁我！！！”

“校长，这不是威胁，是提醒！不分班学生就不上课，这样僵持下去教委最后肯定会知道的，到那时大家的面上恐怕都不好看。”

内外重压之下，高校长考虑再三才勉强同意进行一场考试，只要五班成绩排在年级组前三名就可以分班。

一星期后大家盼望已久的分班考试终于开始了。有“四大名捕”之称的四个监考老师如临大敌般地盯着每一个五班考生。同学们只认识其中一个教数学的陈小平

老师。陈老师为人老实．上课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平时最爱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 陈景润姓陈，我也姓陈。他是搞数学的，我也是搞数学的。他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我也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他没能证明这个猜想，当然了，我也没有。”

大家拿到试卷后匆匆浏览了一遍，产生的第一感觉就是卷上的题目真难啊，陈爱国考前押得题根本就不准，有些题型从来没有见过，就更不知该如何下笔了。陈爱国接过卷子一看，心里就已凉了半截明白这是高老头捣的鬼，但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听天由命了。

没过几天考试成绩就出来了，虽然叶冰周子凯等人的成绩名列前茅，但因为班里差生太多，再加上考题偏难所以成绩名列全年级倒数第一，分班自然也就不可能了。

分班的失败让同学们对陈爱国极度不满，周子凯三人决定趁机搞个恶作剧狠狠整整陈爱国。

4

一天中午，天热得出奇，没人敢抬头看一眼太阳，屋顶地上到处都亮的闪眼。陈爱国正在办公室午睡， 三人策划已久的“ 剥皮 ”行动也正式启动了。

葛小大和铁鹰东张西望摸进车棚，走到一辆电动车前，葛小大问：“ 这车是她的吗？ ”

“ 没错，这车是她的，绝对不会错。”

“ 呵呵，师太，这回小大对不住您了。”葛小大利索地在车座上涂了薄薄的一层工业强力胶，铁鹰则在外边望风。

二人干净利落地完事后，朝不远处的周子凯作了一个 OK 的手势。周子凯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摩托罗拉手机，按了几个号码，搁在耳边，过了好长时间手机终于接通了，那边发出一个睡意朦胧的老女人声音：“ 喂。”

周子凯赶紧捏着鼻子说：“ 你好，是 XX 中学吗？ ”

老女人伸了个懒腰说：“ 对，你找哪位？ ”

“ 请问陈爱国老师在吗？ ”

“ 我就是啊，你是？ ”

葛小大和铁鹰也过来了，凑在周子凯耳边听着。

“哦，我是您爱人单位里的同事。有件事要告诉您一下，您爱人刚才下楼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摔得不轻连路都走不动了，您赶紧过来一下好吗？”

“什么？竟然有这事？……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

三人躲在角落里看着陈爱国火烧火燎地从办公室跑出来。周子凯问葛小大：“活干得漂亮吗？”

“老大，放心吧，绝对干净！”

“有人看见吗？”

“没有，一个鬼影都没有。”

周子凯又问铁鹰：“那胶水不会马上就干吧？”

“十分钟内绝对干不了。”铁鹰信心十足地说，“我已经试过好几次了，只要一粘上，不脱层皮就甭想能脱身。”

三人正聊着，陈爱国已经走到助动车前插进钥匙，一屁股坐到车座上了。刚要开动陈爱国便感觉有些不对劲儿，想站起来可是屁股却像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左挣右扯怎么也站不起来。最后陈爱国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力猛地一扯，这回倒是站起来了，可裤子上也破出了一个大洞。三人看到陈爱国露出破‘ 腚 ’后那副连哭带叫的狼狈模样，顿时放肆地大笑起来……

第二天，周子凯刚进教室叶冰就一脸严肃地对他说：“周子凯，陈老师在办公室等你。”

“嘛事啊？”周子凯心里一惊。

“嘛事？反正不会是好事。葛小大、铁鹰已经去了，你也快点吧！”

周子凯刚走到三楼，便看见办公室门口排起了一溜长龙来。那景象如今也只有超市大削价时才能一见。周子凯问排在前边的一个留着长发的男生：“哥们，这么多人堵在这儿干嘛呀？”

“你们班的班主任陈爱国昨天被人暗算了，她现在正对怀疑对象一个个审查呢，我可是什么都没干，你说我冤不冤啊。”

这时铁鹰从里面出来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